

记忆·语言·死亡：卡夫卡《失踪的人》解析

宋玲玲

【摘要】对“记忆、语言和死亡”问题的探究是理解卡夫卡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的关键。小说主人公卡尔失去了记忆、被剥夺了历史；语言在现世中的缺席使他无法融入群体；死亡作为每一个生存个体的归处，卡尔却欲死不得。一个没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只能沦为“失踪的人”。卡夫卡通过聚焦“人的失踪”问题，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创伤。

【关键词】卡夫卡；记忆；语言；死亡；《失踪的人》

【作者简介】宋玲玲(1984-)，女，山东威海人，博士，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现代文学、文论研究(江西南昌330013)。

【原文出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湘潭)，2021.6.74~79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D16005)。

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Der Verschollene*)还有一个读者更为熟悉的名字《美国》。卡夫卡的这部小说在1927年正式发表的时候，马克斯·勃罗德把“美国”作为小说题目。之所以把“美国”作为小说的题目，是因为这部小说的背景不是完全虚幻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主人公卡尔的尤利西斯式的旅程发生地是“美国”。卡夫卡在小说中故意扭曲了真实存在的美国，英文将《美国》翻译为 *Amerika*，这个翻译本身就包含了对美国式民主、文明、制度的批判之意，但是如果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批评卡夫卡的这部作品未免过于单薄。著名卡夫卡研究专家波利泽就认为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给这本书起的名字是不准确的，因为这部书的主题“不是探究一个离捷克路程遥远的国家的现实、现在和未来，而是从个体和智力的角度探讨卡尔·罗斯曼的成长经历”^①。他认为“美国”只是一种偶然性的配置，一个人物流浪生活的背景，主人公的经历可能发生在任何地点。而事实上，“美国”这个书名也并不符合卡夫卡的本意，卡夫卡自己为这部小说定名

为《失踪的人》，他在给菲利斯的信中说：“我正在写的，当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的故事叫——为了使您暂时有个概念——《失踪者》(《失踪的人》)，是讲美国的事。”^②卡夫卡的作品晦涩难解，题目的选择对于理解作品往往具有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启发意义，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莫不如此。对于《失踪的人》这部长篇小说而言，思考和推敲卡夫卡自己对小说的命名可以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和体验方式，卡夫卡为什么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命名为“失踪的人”就成为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性问题，也成为我们理解作品的出口。

一、记忆缺失与生命之轻

《失踪的人》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真实的梦魇氛围。主人公卡尔·罗斯曼因为受到了女佣的诱惑，和女佣生了一个孩子，被父母发配到了美国，但卡尔似乎对自己被流放的命运没有任何的挣扎和反抗，他怀着对父母和故乡的无限眷恋欣然接受了自己被驱逐的命运。在陌生的旅途和国度中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小的行李箱，行李箱中最令他珍惜的就是一张父

母的合影。一贯善于隐忍和妥协的卡尔唯一一次主动和他人(流浪途中结识的罗宾逊和德拉马舍)决裂就是因为他们趁卡尔去买饭的时候翻乱了他的箱子,弄丢了他的照片。卡尔对他的同伴说:“那张照片比我箱子里所有的东西都重要……这是我带在身边的惟一一张父母的照片。……要是你们俩有谁真的还拿着那张照片,而且愿意给我送到饭店里来的话,箱子依然归他,我也保证不去告发。”^③照片的丢失让一贯逆来顺受的卡尔手足无措,非常气愤,因为对卡尔来说,照片是他在完全陌生的被放逐之地的念想和支撑,是一种根源,一种记忆,一种历史,是我的一部分,照片的存在意味着自己并未失去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照片的丢失让卡尔通过照片希望求证和建构的起源被彻底打烂。照片无法成为记忆的载体,单纯的记忆本身更不可靠。卡尔被放逐离开故土开始了流亡生活,真诚地谈论自己曾经的过往才会有面对未来的勇气和心境,虽然父母和故乡是事实缺席的,但是卡尔并没有放弃他曾经拥有过的记忆,他紧紧攥住这记忆企图重建自身。当他在船上挺身而出为司炉辩护的时候,心里希望在异国他乡面对着强权人物、维护善者的行为能够得到父母的赞赏,父母会为他勇敢而骄傲;当他在舅舅家时,虽然舅舅一再嘱托他在美国生活对卡尔来说是一次降生,要抛弃过往的一切,但是卡尔还是企图最大限度地保留家乡的生活痕迹;当他不得不离开纽约流浪谋生的时候,他对纽约恋恋不舍是因为纽约濒临大海,随时都可以回家;当他失去了所有的行李,被困于布鲁纳尔达的公寓阳台时,隔壁大学生认真学习的场景让他沉浸在对自己曾坐在父母桌边写作业的温馨场景的美好记忆中。

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了蜡版隐喻,他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存在着记忆的蜡版,我们可以将感情和思想刻于其上,这样我们就能记住生命中曾经看到、听到和感受的图像,但是一旦

这些图像不能在当下被感知,无法在灵魂中留下印记,那么记忆就被抹去了,我们就陷入对图像的遗忘中了^④。也就是说当下对事物的感觉对于个体记忆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卡尔迷失在当下,他无法在灵魂深处感知曾经的痕迹,便彻底失去了记忆。被遗忘的遥远时刻总是要伴随着主体在现实世界对曾经的感觉的感知才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正如阿多诺所言:“当一个人与他现在的样子、历来的样子和曾经的样子格格不入的时候,他过去所是和所曾经历的一切都化为了烟云。”^⑤卡尔经历不断被放逐的命运,与父母、与故乡的牵扯在父母的无动于衷和故乡的渐行渐远中逃脱了记忆的把控,记忆能给予他的反省意识彻底缺席了,记忆的内核无法感知曾经感受过和经历过的事件与时间便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卡尔被动性的遗忘丢失的是自身的历史,进而丧失了作为个体人所具有的优先性。尼采认为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人拥有记忆。对个体来说,当你意识到你自身的存在时,其实你已经改变,而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就在于个体人的记忆和批判性思维能够感知曾经的自我。也就是说人假定个体自身为“同一物”,在生命永恒的变化发展之中,人能够不断地返回这一“同一物”,在这种不断地返回过程中人具有强力意志可以不断地超越自我,进而成就超人自我。而这种返回能力依靠的就是人对自身过往的记忆,所以当记忆缺失时人就不存在了^⑥。海德格尔认为人被抛入世间,渺小而偶然,本就无法决定自己的生与死,但是人相比其他生物的存在又是独一无二的,关键在于人能够感知自我的存在,在一种确定的动态的“此在”生成中超越自我。而人的“此在”超越于动物就在于人的记忆。记忆对个体的重要性在于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失去了记忆就意味着失去了历史,没有了身份,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宇宙生命中成为无法感知自我的存在。而为什么亲人

常常占据着记忆的中心,在记忆中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保罗·利科在自己的代表作《记忆,历史,遗忘》中给出了答案,他认为那是因为亲人会见证个体生命的出生和死亡。“有些人会为我的死亡感到悲痛。但是在此之前有些人为我的出生欢呼雀跃,并在这个时候赞美诞生的奇迹和名字的赠予,在以后的整个人生里,我将用它来指称自己。在岁月的长河中,我的亲者是那些在尊重的相互性和平等性中既支持我存在,我也支持他们存在的人。……我从我的亲者那里期待的,就是他们会支持我证实的:我能够说、我能够行动、我能够叙述、我能够将我行动的责任归于自己。”^⑦卡尔的生命失去了亲者的旁观和陪伴,甚至失去了见证生命初始被赋予的姓名,在陌生的环境中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遗忘是一种最残酷的去人格化的形式,而卡尔在《失踪的人》中的流浪经历就是遗忘的旅程。詹姆逊在评论卡夫卡的作品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时光流逝与遗忘相关联:在这种不寻常的关联中,被人遗忘不再是一件消极或痛苦之事,恰恰相反,是快乐的源泉,能够导向美好的情景和幸福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遗忘的拯救和天佑特征对卡夫卡的重要性远超过那些更善于开解的乐天作家”^⑧。的确,丢弃记忆,选择遗忘貌似给了卡夫卡作品主人公快乐,《变形记》中的一家人,《饥饿艺术家》里的观众,《失踪的人》中的卡尔等都因为失忆而获得了暂时遗忘的快乐,詹姆逊认为卡夫卡作品中因为遗忘,个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体记忆,有名有姓的个人的匿名状态成全了集体的声音的出现,世界进入一种超越人类个体的状态。在笔者看来,个体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失去了部分,谈何集体,卡夫卡的创作有着深刻的犹太集体属性,从《失踪的人》中流露出的对记忆的缺失,不仅仅是对卡尔自身的解构,从某种程度上也隐隐透露出卡夫卡对犹太民族失去历史和记忆的担忧。

二、永恒冲突和消逝的语言

卡夫卡写过一篇小小说《普罗米修斯》,在短短不足五百字的篇章中,他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变成了“忘却”的故事。普罗米修斯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联结着人存在的起源和意义,而在卡夫卡的故事中,普罗米修斯的主体意志在时间秩序中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被消解,无法被记忆,故事的神圣性被瓦解。卡夫卡消解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崇高性,让普罗米修斯跌落凡尘,成全了现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瞬间感知。对于卡尔而言,既然注定无法返回,切断了和故乡的所有联系,那么在新的环境中重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个体能否得到救赎的关键。卡尔积极地融入新的社会,却找不到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陷入与自我和他人永恒的冲突之中,他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成对或三个一组出现,人物关系显出无限增值的趋向,但这种在数量上的无线增值,并没有加深主人公的归属感,反倒使主人公更多地陷入麻烦和无助中,人物群像在不知不觉加深了主人公的罪感和孤独,卡尔的流浪经历验证了这种典型的人物关系。不管是在高楼林立的纽约市中心,风景别具一格的乡村别墅,还是在车水马龙的乡村公路,人山人海的西方大饭店,不知目的地的远去火车上,卡尔始终是独立无依的。失去故乡寄托的卡尔无法向内扩展自己的精神,更无法在现世世界中外在地寻找到乌托邦救赎。卡尔越是追寻现世生命的意义,越是陷入荒谬和生存的不可能之中,就如陷入蛛网之中的蚊虫,越是挣扎求生,越是无法挣脱其不幸命运。目标总是存在,但是似乎无路可走,因为卡尔无法找到与现实世界沟通的媒介——语言。

海德格尔认为在诗的语言中,家的回归是可以被期待的,但不幸的是卡尔的语言丧失了所有的诗

意,卡尔说出的话似乎存在于他的生命之外,无法向真理敞开,甚至无法被自身理解。卡尔独自徘徊,踽踽而行,丧失了所有可以与人交流的通道,无法找到复归的路。

在阿思康尼斯切尔旅馆里,卡夫卡所经历的审判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卡夫卡在《失踪的人》中同样为他的主人公安排了被审判的场景,这样的情景集中地展示了个体与他人交流的不可能性,相对于《诉讼》中死在法的门前的K,卡尔面对的是一场更真实的审判,他走进法的门里,发现语言苍白无力。卡尔在西方饭店工作时,流浪时结识的“朋友”罗宾逊喝醉了,来到了卡尔工作的地方找他并呕吐到了电梯天井里,卡尔为了照顾罗宾逊,离开了工作的地方不到两分钟,但是短暂的离开恰好被偶然经过的总管发现了,卡尔便面临着一次严肃的审判。最开始的时候,卡尔被指责擅离职守,虽然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是确实是在上班的时候离开了工作岗位,卡尔对这一指控选择沉默以对,但是接着卡尔被指控每个轮休的晚上都进城寻欢作乐,当罗宾逊在电梯工宿舍醒来时嚷着让卡尔给他钱的时候,卡尔又面临着更严厉的指控,他被怀疑偷了饭店的东西用以支配自己和朋友的享乐,虽然卡尔解释了真实的情况,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甚至给了他很多善意和温暖的特雷泽和厨房总管都出于保护自身的目的而不相信他的解释,并且阻止了调查的进一步展开。“他(卡尔)明白了,他可以说的一切,到头来都会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是祸是福只能听之任之了。”^⑨在这里,读者会发现所有的指控都是逻辑清楚并且有的放矢的,而卡尔的解释和无辜在所谓的证据面前苍白无力,没有人相信。卡尔的言说淹没在巨大的喧嚣之中,卡尔无法准确感知他人的想法,更无法确知自我的思想,他的言说不断被逐出和质疑,并被引向无数的岔路,真实的意思被遮蔽在层层厚重的面纱之下无法露出本来的面目。卡尔不断地补充与

解释自己的行为,企图修正他人先入为主的错误看法,但是每一个补充最终都被悬置和调转,导致一连串的断裂和扭曲,卡尔越是企图挣脱语言的牢笼,越是迷失其中。在这里,命运与言说融为一体,言语被赋予了一种权力,拥有了把握主人公命运的能力。卡尔的言说是无效的,但放弃言说的沉默同样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卡尔的沉默导致了意义的无休止扩散,语言成为破碎的空虚符号,而这种符号无法转向自身验证自身话语存在的合理性,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意义的解体,主体的破裂,交流的中断。卡尔的语言包括他的沉默带给他的是自我的退潮和远离。在西方大饭店所面临的审判只是卡尔的语言无法沟通的典型经历之一,卡尔在“美国”一路上的经历就是语言被不断蚕食的历险,语言似乎构成了独立的空间超脱并支配了卡尔。卡尔无止境的重述、补充却使语言背对着他自己向着相反的方向逃逸,不断疏远、分散着卡尔的个体存在。语言抹去了意义的确定性,让卡尔手足无措,不断接受一次次艰难的审判。Verschollenne 德语本来的意思就是“停止发声音或者消失、不在场”的意思,声音的无法发出和传达就意味着个体人的失踪。

卡尔在承受被彻底抛弃的命运的同时积极地、不停地甚至是毫不气馁地企图融入新的环境,但他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面目全非。卡尔自说自话,无法阐明真相,更无法消除误解达到交流的目的。卡尔的行为结果总是和本来的目的相差甚远,在这种差异中卡尔无法定位自我,同时二者之间的张力也让卡尔的流浪充满着不可预测性。没有记忆,现实的存在又陷入虚无,对卡尔来说他生命中的时间维度已经完全断裂,线性时间的破碎意味着个体同一性的解体,失去了对过去的迷恋和向往,重建现在的希望渺茫无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期盼拯救的未来,对卡尔而言未来的地平线乌云密布,很难有坦途。

三、非死非活与人的失踪

《失踪的人》像卡夫卡的其他两部长篇小说一样,经历过反复的修改,但是最终并未完成,留给了读者很多空白。评论者也对卡尔最终的结局有不同的观点。马克斯·勃罗德回忆卡夫卡曾经以非常愉快的心情诵读过小说的片段,他认为:“就如卡夫卡的笑一样,通过借助重构天堂的魔法,卡夫卡以令人费解的语言表明在几乎没有界限的剧院中卡尔重新获得了工作、自由、支持甚至他的故乡和父母。”^⑧勃罗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卡尔到了俄克拉荷马剧院,看到在剧院的入口处扮成天使的高大女人,身上披着白纱,手持金光灿灿的长号在吹奏,感觉像走入天堂一样,只有在天堂每个人不分职业都会有一份工作。但是在俄克拉荷马,卡尔的经历与以往没有任何不同,他被迫辗转于不同的招待室之间,最后被像畜生一样摸来摸去,得到的是“技术工人”这样一个干重体力活的工作。读者很难从卡尔的结局中看到任何从天堂发出的光彩。勃罗德的美好想象只可能在“剧院”的舞台上上演,在想象中存在,而实际生活中的卡尔没有这种幸运,就如非科特所言“故事的结尾正反映了卡夫卡对任何宣称拯救有效性的机构的怀疑”^⑨。

小说的最后一章没有任何衔接和过渡,非常突兀。卡尔在街口看到俄克拉荷马招工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谁憧憬未来,谁就属于我们!欢迎每一位光临!谁想成为艺术家,就赶快来报名!”^⑩。这则广告很有意思,招工广告所应具备的对招工人员的学历、背景、经历、年龄以及对工作情景、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内容没有任何交代,“未来”和“艺术家”这两个重要字眼似乎是这则广告最突出的内容,卡尔在乎的是有份有报酬的工作,而俄克拉荷马给他的是一个随时被替代被面具化的舞台。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无罪的,历史和记忆完全消失,身份变得随意并且可以互换,个体可以成

为他者,独属于自我的记忆本来就不存在,变形随时都可能发生,在开篇卡夫卡其实就暗示了卡尔的不幸结局。

卡尔在俄克拉荷马剧院登记的时候用了最后几次工作时用的名字“Negro”,这里显得意味深长,“Negro”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意味着没有公民身份、最低等级的存在。卡尔主动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尼格罗,对他却意味着再一次的拯救曙光,但是很显然这个名字暗示了自我保存的不可能,通过改名证明自身身份的努力根本无法达成。卡尔生活在一个去人性化的工业社会中,个体成为工业机器的齿轮、螺丝,失去个性遭遇物化转变为非人,就像卓别林在喜剧舞台塑造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在滚滚红尘中无处安放自身,无法聚拢起自身的统一性,“卡尔被怪诞的归为‘黑人,技术工人’意味着卡尔再一次失去了社会地位、真实历史、名字和声音”^⑪。卡尔迷了路,走向了穷途末路。

阿瑟·霍利切尔的美国旅行日记和照片《美国:今天和明天》给卡夫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己的藏书就有这本书^⑫。阿瑟的书中的一张照片,两个黑人在私刑中被吊死,一群白人旁观者很悠闲地展示他们的战利品。黑人的裤脚被执行者握在手里,即使死亡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尊严,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展示,被娱乐。这张照片的名字是“田园诗般的俄克拉荷马(Oklahoma)”,而卡尔最终出现的剧院的名字“俄克拉荷马(Oklahoma)”虽然和阿瑟的照片名字不完全一致,但很容易让人想起二者的关联。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黑人和卡尔在剧院登记的名字“Negro”不谋而合。在照片中黑人被处死了,而在小说中改名为“Negro”的卡尔踏上了远去的火车消失了。卡尔彻底失去了姓名,以这种方式被抹去,彻底失去了作为一个群体成员资格,他不再会成为任何人,等待他的最终只剩下虚无,而这是一种比被处死更严重的惩罚方式。因为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消

失,无可追寻的缺席。死去意味着与生存世界的分离,“死亡与我们在同一世界中工作;是使自然被理解的权力,把生存变成存在的权力,死亡就在我们之中,如同我们最人性的部分;它唯独在此世上才是死亡,只有人能够认识死亡”^⑤。对死亡的确认是个体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很显然卡尔不曾享受过这种馈赠,因此他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卡夫卡给了卡尔一个很奇怪的姓罗斯曼(Roßmann),“Roß”这个词根的意思是“马,蠢笨,笨驴”,带有动物性,为被驯化的意思。而“mann”的意思是“男人”,从词源学角度而言罗斯曼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未开化的、未完成的个体人,个体离开存在就会陷入死亡的可能性之外,陷入非生非死的状态,“我们没死,却再也活不成了,我们是我们在世的亡者,彻彻底底成为幸存者”^⑥。海德格尔提出要“向死而生”,与我们的俗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是相同的,就是要人能够正确地看待死亡,在对死亡的恐惧和逃避中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因为人的必死性激发出对生的渴望和热爱,而卡尔却陷入了死生两难的虚空中,没有了任何对未来的期盼。

约翰·兹利克斯盖认为 Negro 这个名字意味着“世纪转折期的种族主义表达方式,个人身份的消失或者更广义上的社会压迫、歧视和驱除”^⑦。而阿瑟·霍利切爾在《美国:今天和明天》里这样评价黑人:“致力于黑人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和支持者中有一大部分是犹太人,事实上黑人和犹太人在公共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武装力量方面的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⑧黑人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他们与欧洲基督教主流社会存在着泾渭分明的隔阂,在一次次排犹运动中谨小慎微地艰难生存着。卡夫卡对卡尔经历的叙写是卡夫卡作为犹太人对欧洲犹太人生存状态的自觉关照,正如布朗肖所言:“对一位作家来说,知道世界是其精神的投射,这一事实非但没有摧毁世界,反而确保了对世界

的认知,勾勒了它的界限并澄清了它的意义。”^⑨卡夫卡从未脱离过犹太世界,卡夫卡说:“我与犹太民族一样老,像永恒的犹太人一样老。”^⑩德勒兹认为卡夫卡创作的德语文学是一种典型的少数族裔文学,这种脱离领土的文学写作活动不具备个体性的表述价值,是一种群体性的表述行为^⑪。勃罗德认为:“卡夫卡作品的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以犹太思想和犹太文学——流放、违规、赎罪,或者用更现代的话来说,即与清除和破坏相联系的罪恶为重大主题。”^⑫卡夫卡的文学因其独特的表述方式,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打上了很强的犹太印记,著名的卡夫卡研究专家马克·安德森认为《失踪的人》是一部“路上”的小说,因为“这部小说整个文本处于一种动态,每个章节都提供了一种新的‘行程’,从而使主人公被迫不断适应新的环境。而主人公自己发现他自己被切断了‘家庭、社会、语言’的网络,总是处于外部,被迫不断进入新的被流放旅程”^⑬。卡尔总是在流浪的经历是犹太群体的标志,他们努力适应群体生活,甚至以失去自我、失去历史为代价接受被同化的命运,但是却总是被排挤,被迫流散,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动辄得咎。《失踪的人》作为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犹太烙印明显而深邃。正如卡夫卡所言:“群众迈着快步,穿过时间奔跑急走。奔向何方?他们从什么地方来?谁也不知道。他们越向前迈进,就越达不到目的。他们无益地消耗了他们的精力。他们想,他们在走。其实,他们在原地踏步,跌进了虚空之中。如此而已。人在这里失去了故乡。”^⑭

注释:

① Politzer, Heinz. Franz Kafka: Parable and Paradox.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P, 1962, P. 124.

②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8卷)》,叶廷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③卡夫卡:《失踪的人:卡夫卡小说全集(第1卷)》,韩瑞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

④柏拉图:《泰阿泰德》,詹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6页。

⑤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99页。

⑥王一平:《皮埃尔·诺拉的“记忆立场与国族认知”》,《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⑦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页。

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代主义文学》,苏仲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⑨卡夫卡:《失踪的人:卡夫卡小说全集(第1卷)》,韩瑞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

⑩Fickeit, Kurt J. "Kafka's Death Fantasy in Amerika",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 1985, 12(1): 20.

⑪Fickeit, Kurt J. "Kafka's Death Fantasy in Amerika",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 1985, 12(1): 19.

⑫卡夫卡:《失踪的人:卡夫卡小说全集(第1卷)》,韩瑞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页。

⑬ Fuchs, Anne. "A Psychoanalytic Reading of 'The Man Who Disappear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fka*. Ed. Julian P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8.

⑭Wolfgang Jahn. *Kafka's Roman "Der Verschollene" ("Amerika")*. Stuttgart, 1965.

⑮莫里斯·布朗肖:《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潘怡帆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⑯莫里斯·布朗肖:《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潘怡帆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⑰Zilcosky, John. *Kafka's Travels: Exoticism, Colonialism, and the Traffic of Writing*. New York 2003, p. 68.

⑱Thompson, Mark Christian. "The Negro Who Disappeared: Race in Kafka's Amerika", *Amsterdamer Beiträge zur Neueren Germanistik*, 2011(79): 192.

⑲米歇尔·福柯:《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赵子龙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⑳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5卷)》,叶廷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7页。

㉑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㉒Robert, Marthe. *Franz Kafka's Loneliness*. Trans by Ralph Manheim. Faber and Faber, 1982, p. 3.

㉓Anderson, Mark M. *Kafka's Clothes: Ornament and Aestheticism in the Habsburg Fin de Siecle*. Oxford, 1992, p. 105.

㉔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5卷)》,叶廷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7-398页。

Memory, Language and Death: the Criticism on *The Missing Person*

Song Lingling

Abstrac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Missing Person* is going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book with issues of memory, language and death. The fiction's main protagonist Karl lost his own identity due to the deprivation of memory, and unsuited for life in society because of language useless. Death is the inevitable end to each individual apart from Karl. In the end, a person who is withou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scends to the missing person. Kafka reveals the dilemma of human being in modern society and carries the burden of the trauma of Jewish people in history according to focus on the missing state of individual.

Key words: Kafka; memory; language; death; *The Missing Person*